



徹悟大師（西元 1741—1810 年），諱際醒，字徹悟，一字訥堂，又號夢東，京東（今河北省）豐潤人，俗姓馬。大師幼而穎異，長喜讀書，經史群籍，無不博覽。二十二歲時因大病，深感幻軀無常，發出世志。病患痊癒後，到房山縣，投三聖庵滎池老和尚剃髮，後受具足戒。後參學諸方，聽隆一法師講《圓覺經》。晨夕研究詰問，精尋奧義，《圓覺》全經的大旨，了然於胸。又依慧岸法師聽講法相宗，深得妙要。後於遍空法師座下，聽講《法華經》、《首楞嚴經》、《金剛經》等大乘經典，圓解頓開，對於性相二宗以及三觀十乘的奧旨，了無滯礙。

乾隆三十三年冬，參廣通寺粹如純翁，明向上事，師資道合，嗣法為臨濟三十六世、磬山七世。後來，接續廣通寺，率眾參禪，警策勉勵後學，津津不倦。十四年如一日，聲名播揚四方，宗風大振。後因多諸病緣，念佛治癒疾病。繼思念佛一門，文殊、普賢等諸大菩薩，馬鳴、龍樹等諸大祖師，智者、永明、楚石、蓮池等諸大善知識，皆羨歸心，我何人斯，敢不歸命？由此，便一意歸心西方淨土，專修專弘念佛法門。

由是中止參禪，純提淨土，數十年所有積稿，付之一炬。由大師誠心所感，原隨大師參禪者亦隨之念佛。大師對禪淨二宗明曉精奧，開導說法，辯才無礙。律己甚嚴，每日限定一尺香的時間會客，過時惟是禮佛念佛而已。大師與大眾一道精進修持，蓮風大扇，遠近仰化，道俗歸心。當時佛門中，徹悟大師為第一人。

嘉慶五年，大師退居紅螺山資福寺，打算於茲終老。四眾弟子依戀追隨者甚眾，大師為法為人，始終沒有厭倦之心，於是便收留大眾，與大眾同甘同苦，擔柴運水，泥壁補屋，遂成一念佛道場。

大師居紅螺山十年，至嘉慶十五年二月，到萬壽寺掃粹祖塔，辭別山外諸護法云：「幻緣不久，人世非常，虛生可惜，各宜努力念佛，他年淨土好相見也。」三月回到紅螺山，命弟子預辦茶毗事，交接住持位，告誡眾人：「念佛法門，三根普被，無機不收。吾數年來，與眾苦心建此道場，本為接待方來，同修淨業。凡吾所立規模，永宜遵守，不得改弦易轍，庶不負老僧與眾一片苦心也。」

圓寂前半月，大師覺身有微疾，即命大眾助稱佛號，見虛空中幢幡無數，自西方而來。大師告眾人說：「淨土相現，吾將西歸矣。」眾弟子懇勸大師

住世。大師回答：「百年如寄，終有所歸，吾得臻聖境，汝等當為師幸，何苦留耶？」

十二月十六日，大師指令設涅槃齋。十七日申刻，大師告眾人說：「吾昨已見文殊、觀音、勢至三大士，今復蒙佛親垂接引，吾今去矣。」大眾稱念佛號更厲更響。大師面西端坐合掌說：「稱一聲洪名，見一分相好。」遂手結彌陀印，安詳而逝。眾人聞到異香盈空。供養七日，大師面貌如生，慈和豐滿，頭髮由白變黑，光澤異常。二七入龕，三七茶毗，獲舍利百餘粒（現尚在資福寺展出）。門徒弟子請靈骨葬於普同塔內。

大師世壽七十，僧臘四十九年，法臘四十有三。有《夢東禪師遺集》流通於世。~大安《淨土宗教程》

教學思想大略

徹悟大師早年參禪得悟，歸心淨土後，便專志開示念佛宗旨及真實踐行。

(1)**攝禪歸淨，崇尚念佛**——以傳法禪師之資格，詮釋禪淨之本質內涵，比較二者的下手難易與功德大小，以此建立對淨宗念佛法門的堅固信心。《徹悟禪師語錄》卷1：「古德謂眾生知見。須以佛知見治之。佛知見者。即現前離念靈知也。然此靈知。不能孑然自立。必隨緣起。不隨佛界之緣。便隨九界緣起。離十界外。無別緣起故。欲隨佛界緣起。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。但信貴深。願貴切。持名貴專勤。果以深切專勤之心。信願持名。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。亦即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眾生知見也。熾然十使心中。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。即轉生界緣起。為佛界緣起。此於修道門中。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。只須赤體擔當。久久勿替。管取金臺可以坐待。寶蓮不日來迎。是為從此同居。生彼同居。橫出三界。較之豎出者。不亦省力也哉。」(X62, p. 341, a23-b10)

大師剖析般若與淨土兩門大義。《徹悟禪師語錄》卷2：「佛說種種般若門。無非顯示此本源心性。佛說種種淨土門。亦無非顯示此本源心性。從本源心性。流出種種般若、淨土法門。而種種般若、淨土法門。皆悉指歸本源心性。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。無不還歸此法界也。昔有人問雲棲大師云。參禪念佛。如何得融通去？大師答云：若然是兩物。即用融通得著？！噫！旨哉言乎。夫禪者。淨土之禪。淨土者。禪之淨土。本非兩物。用融通作麼？然則般若淨土兩門。既唯一本源心性。不唯分無可分。亦且合無可合。分合尚著不得。況可更論其相成相礙也哉。」(X62, p. 343, a19-b4)

大師深鑒禪淨二門精髓，故死心念佛，萬牛莫挽。其《念佛偈》自況：

「自憐自作太平僧，了生脫死卻未曾。但願名標蓮蕊裡，不須高列上傳燈。」又云：「一聲佛號一聲心，向上全提入髓深。臨濟德山如未肯，任教棒喝惱叢林。」其不慕宗風，唯欣蓮蕊之宗教情懷，以及每日十萬聲佛號的精勤，來自大師知見的精確。其自行化他，力量甚巨。

(2) **十六字淨土綱宗，允為淨業軌則**—『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。』大師進一步演繹為淨宗修持八大要領：一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，是學道通途；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，為淨土正宗；三以攝心專注而念，為下手方便；四以折伏現行煩惱，為修心要務；五以堅持四重戒法，為入道根本；六以種種苦行，為修道助緣；七以一心不亂，為淨行歸宿；八以種種靈瑞，為往生證驗。此八種事，各宜痛講，修淨業者，不可不知。

大師將真信具體列為十種：一信生必有死(普天之下，從古至今，曾無一人逃得)，二信人命無常(出息雖存，入息難保，一息不來，即為後世)，三信輪回路險(一念之差，便墮惡趣，得人身者如爪上土，失人身者如大地土)，四信苦趣時長(三途一報五千劫，再出頭來是幾時)，五信佛語不虛(此日月輪，可令墜落，妙高山王，可使傾動，諸佛所言，無有異也)，六信實有淨土(如今娑婆無異，的的現有)，七信願生即生(已願已生，今願今生，當願當生，經有明文，豈欺我哉)，八信生即不退(境勝緣強，退心不起)，九信一生成佛(壽命無量，何事不辦)，十信法本唯心(唯心有性具與事造二義，如上諸法，皆我心具，皆我心造)。修淨業者，如能具備以上十種信心，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如操左券。～《徹悟禪師語錄》卷2(X62, p. 350, c2-11) 修習淨業，信貴於深，願貴於切。以信深願切故，一切邪說莫能搖惑，一切境緣莫能引轉。以此信願之心，執持名號，持一聲是一九蓮種子，念一句是一往生正因。一句佛號，不雜異緣，十念功成，頓超多劫。捨此別修，非狂即癡。大師剴切割示十六字綱宗，誠為末法眾生淨業正範。

(3) **欣厭心切，精進勇猛**—大師勸導，念佛當生四種心：一、無始以來造業至此，當生慚愧心；二、得聞此法門，當生欣慶心；三、無始業障，此法難遭難遇，當生悲痛心；四、佛如是慈悲，當生感激心。此四種心中有一，淨業即能成就。大師一生以求生淨土為職事，一天持念十萬聲佛號，不欣世語，孜孜於出離苦海的道業。大師深感：吾人曠大劫來，久在輪回，豈永不發求出離之心，修向道之行耶？皆由廢於因循，敗於怠惰，所以常在生死，受大苦惱。今聞持名簡要法門，若仍循故轍，安於覆敗，可謂第一等無血性漢子矣。

〈徹悟大師遺集〉補充資料

p. 20【明心、淨心】諸經論俱說「一切唯心、萬法唯識」，此是一切經論所宗，然宗旨各別，權實有殊，若不具彰淺深，甯究旨趣？此處大師開宗明義便說「一切法門，以明心為要。一切行門，以淨心為要。」『明心』→**解門**，明心性、了因、了達正因佛性，**性德**。『淨心』→**行門**，證心性、緣因佛性、開發正因佛性，**修德**。欲明心性，略依華嚴、天台二宗，表列「一心」：華嚴宗五教：

經疏出處	小教	始教	終教	頓教	圓教
彌陀疏鈔、演義	由心(六識)造業而感前境	阿賴耶識(生滅八識)所變	識境如夢，唯如來藏(真如)	染淨俱泯，一念不生	總該萬有，周徧含容
行願品別行疏鈔	不了唯心，但謂真諦為一心。	揀無外境，唯異熟賴耶(攝相歸見、攝所歸王)	如來藏藏識理無二故說一心(攝前七識歸於藏識、總攝染淨歸如來藏)。	泯絕染淨，妄既本空，淨相亦盡，唯本覺心清淨顯現；為破諸數，假說一心	總該萬有，即是一心，唯是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全真心現，觸事皆心。相入、相即、帝網無盡。

天台宗四教：

經疏出處	藏	通	別	圓
教觀綱宗 (十法成乘之觀境、發心)	觀正因緣境。破邪因緣、無因緣二種顛倒。真正發心。不要名利。惟求涅槃(二乘志出苦輪。菩薩兼憫一切。(空性)	六道、五陰十二入。緣生無性。能觀所觀皆如幻化。二乘緣真自行。菩薩體幻兼人。與樂拔苦。譬於鏡像。(法性)	緣於登地中道境而為所觀。迴出空有之表。正顯但中佛性。真正發心普為法界。行無量四弘願。(但中佛性)	觀不思議境(一念具足百界千如、三千性相。即空、假、中)。真正發菩提心(依妙境發無作四弘願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)。(中道佛性、實相)

p. 20：-2【全真成妄】《印光文鈔正編》卷2〈復馬契西居士書〉：「全真成妄。全妄即真。猶如全水成波。全波即水。水是靜相。波是動相。動靜雖異。濕性原同。終日隨緣。終日不變。終日不變。終日隨緣。猶如虛空了無諸相。而雲屯則暗。日照則明。塵由風起則昏濁。塵因雨灑則澄清。虛空是不變。不妨隨種種緣。成明暗清濁。雖則明暗清濁不同。而虛空本體了無改變。了

此則可隨悟淨之緣·以造即心本具之佛界。棄迷染之緣·以滅即心幻現之六界與三界(三乘)也。…此心周遍常恆·如虛空然。吾人由迷染故·起諸執著。譬如虛空·以物障之·則便不周遍·不常恆矣。然不周遍·不常恆者·乃執著妄現。豈虛空果隨彼所障之物遂不周遍·不常恆乎。是以凡夫之心·與如來所證之不生不滅之心·了無有異。其異者·乃凡夫迷染所致耳。非心體原有改變也。」

p. 22 : 5【全境即心、全心即境】《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》卷 1：「【解】深信西方依正主伴。皆吾現前一念心中所現影。全事即理。全妄即真。全修即性。全他即自。我心徧故。佛心亦徧。一切眾生心性亦徧。譬如一室千燈。光光互徧。重重交攝。不相妨礙。是名信理(以法界為理)。」(X22, p. 829, b8-11)「【鈔】一念。即理法界。影。即事法界。全事即理等。即理事無礙法界。我心徧故等。乃事事無礙法界也。亦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也。…若約全心即境。則又曰我境徧故。佛境亦徧。一切眾生境性亦徧。喻如餓鬼所見之火。即人見之水。亦即天人所見琉璃。故曰事事無礙也。」(X22, p. 829, b13-c10)《彌陀要解便蒙鈔》卷 2：「【解】深信一切莊嚴。皆導師願行所成種智所現。皆吾人淨業所感。唯識所變。佛心生心。互為影質。如眾燈明。各徧似一。全理成事。全事即理。全性起修。全修在性。」「【鈔】種智所現者。乃至果成。一切種智所現。此明佛心所變相分莊嚴。全莊嚴乃佛心也。皆吾人淨業所感者。以此為因。唯識所變者。乃至果成。唯識所變。此明眾生心所變相分莊嚴。全莊嚴乃眾生心也。佛心生心。互為影質者。亦可云佛境生境。互為影質。全境即心故。此謂佛之莊嚴為本質境。而却在眾生心中為獨影境。眾生莊嚴為本質境。而又在佛心內為獨影境。佛乃眾生心內彌陀。名為自性彌陀。眾生乃佛心內人民。喚作自性眾生。故曰自性眾生誓願度。乃至自性佛道誓願成。一人如是。眾多亦然。隨拈一塵一法皆是此境。法性法爾如是。非關造作。四土皆然。非但實報也。…佛心、眾生心共變四土莊嚴。似一而不分。却是各人各莊嚴。然同業同相分。似難分。但看人見是水。鬼見是火等。別業別相分。則唯心唯莊嚴。事事無礙之境。易可知也。全理成事。全事即理者。全心成境。全境即心也。如全冰成水。全冰即水也。全性起修。全修在性者。全性具莊嚴而起成修德莊嚴。全修德莊嚴而還在心性中。不出心外。

心性本無外故。如全海成波。全波在海。不出海外。故曰唯心淨土。自性彌陀也。亦可深長思者。此理微妙。非邪智淺智可知也。」(X22, p. 857, b13-c18)

p. 22 : 6【未有無心境，曾無無境心】傅翕[△]《梁朝傅大士夾頌金剛經》卷 1：「【經】世尊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。當知是人，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實相者，則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【頌】曰：未有無心境，曾無無境心。境忘心自滅，心滅境無侵。」(ZW09, p. 180, a15-21) 道輝《圓覺經類解》卷 2：「【經】善男子。此虛妄心。若無六塵則不能有。四大分解。無塵可得。於中緣塵。各歸散滅。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。【解】此能分別妄心。若外無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。則中便無分別之心。故傅大士云：未有無心境。曾無無境心。若正觀之時。四大分解各空。無六塵可得。於中四大及六塵各散歸空之後。到底畢竟亦無能緣分別之心可見。」(X10, p. 184, c22 -p. 185, a4) 《大乘起信論》卷 1：「法身是色體故，能現於色。所謂從本已來，色心不二……法身遍一切處。所現之色無有分齊，隨心能示十方世界，無量菩薩、無量報身、無量莊嚴，各各差別，皆無分齊而不相妨。此非心識分別能知，以真如自在用義故。」(T32, p. 579, c13-19) 《淨土生無生論》卷 1：「果地依正融通，色心不二，垂形九界，方便度生，悉由證此因心所具。故曰：『諸佛果地融通，但證眾生理本。』故得稱性施設，無謀而應。」(T47, p. 382, a1-4)

p. 22 : -2【七佛蟻子、八萬劫鴿身】《翻譯名義集》卷 2：「賢愚經云。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。須達自手捉繩一頭。舍利弗自捉一頭。共經精舍。時舍利弗。欣然含笑。須達問言：尊者何笑？答言：汝始於此經地。六欲天中宮殿已成。即借道眼。悉見六天嚴淨宮殿(云云)。復更徒繩。時舍利弗慘然憂色。即問尊者。何故憂色？答言：汝今見此地中蟻子耶？對曰：已見。舍利弗言：汝於過去毘婆尸佛。亦於此地起立精舍。而此蟻子在此中生。乃至七佛已來。汝皆為佛起立精舍。而此蟻子亦在中生。至今九十一劫。受一種身。不得解脫。生死長遠。唯福為要。不可不種。」(T54, p. 1091, b20-c2) 《法苑珠林》卷 6：「如智度論說。佛令舍利弗觀鴿過未。前後各八萬劫。猶不捨鴿身。故知畜生壽報長遠。非凡所測也。」(T53, p. 318, a23-25) 《大智度論》卷 11〈1 序品〉(T25, p. 138, c18-p. 139, a17)

p. 23 : 8【深信】《阿彌陀經要解》卷 1：「信他者，信彼釋迦如來決無誑語，彌陀世尊決無虛願，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，隨順諸佛真實教誨，決志求生更無疑惑，是名信他。」(T37, p. 364, b29-c3)《觀無量壽佛經疏》卷 4：「決定深信，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，無疑無慮，乘彼願力定得往生。又決定深信，釋迦佛說此《觀經》三福九品定散二善，證讚彼佛依正二報，使人欣慕。又決定深信，《彌陀經》中十方恒沙諸佛證勸，一切凡夫決定得生。又深信者，仰願一切行者等，一心唯信佛語，不顧身命，決定依行。佛遣捨者即捨，佛遣行者即行，佛遣去處即去，是名隨順佛教、隨順佛意，是名隨順佛願，是名真佛弟子。又一切行者但能依此經，深信行者，必不誤眾生也。」(T37, p. 271, b1-11)

p. 24 : 6【自成片段】《天如惟則禪師語錄》卷 7：「參禪一事無口傳之方。亦非手授之法。惟在當人領取話頭。於動靜閑忙自作轉變。自究自參。以求自證自悟耳。來喻謂雜念紛飛不成片段。此亦無足恠者。居士既握一家之權。諸緣滿眼。百慮關心。安得便無雜念。又況積劫以來。被塵勞煩惱重重纏縛。所以世緣太熟。佛法太生。今日要將生處放教熟。熟處放教生。是須憤發一種不顧身命底志氣。向世緣世念最熟處。一刀兩斷連根剷除。世念既空。則佛法正念自成片段矣。降此以往。若必欲別求方便。却望於治家辦事之外。待人接物之餘。深夜未睡之時。清晨初起之際。將俗務家權盡情撥退。單單提起本參話頭。抖擻精神。使之綿綿密密。無絲毫間斷。話頭既無間斷。雜念自然不生。雜念不生即成片段。要於片段之中覓一毫動相靜相俱不可得。久之忽然觸發。和箇片段盡底掀翻。便是了悟時也。古人云。參禪無期限。但以悟心為期。既悟其心。則千經萬論總是閑家具矣。」(X70, p. 821, a7-23)

p. 25 : 1【石霜、九峰】【石霜七去】唐代石霜慶諸禪師（807~888）之法嗣九峰道虔，以石霜生前開示學人時所常說之七語句來勘驗首座，並認為此七句乃學人應備之修行態度；此七語句中，每語句之末字均為「去」字，故統稱為『七去』。即：(一)休去，謂停止一切之動作行為。(二)歇去，謂泯絕身與心、能與所等一切之對立分別見解。(三)冷湫湫地去，謂熄卻一切迷悟凡聖之熱惱，而達於清涼之境地。(四)一念萬年去，謂持守一念而如如不動。

(五)寒灰枯木去，謂不存絲毫之情識分別。(六)古廟香爐去，謂去除執著，一如散盡古廟之香灰。(七)一條白練去，謂於領悟佛法之過程中，無論對正位（代表真如之空界）、偏位（代表現象之色界），皆能分明瞭然，而無任何疑滯塵垢，猶如一匹純淨無染之白絹。〔虛堂集第三十八則、鐵文樹和尚百則評頌〕～《佛光大辭典》

p. 25 : 4【一色邊】「一色」乃純一、絕對之意。禪林中每以之形容超越差別與相對觀念之平等世界（棄一切污穢），與清淨之境界。～《佛光大辭典》《宏智禪師廣錄》卷2：「一條白練去。且道。明什麼邊事？座云。明一色邊事。峯云。怎麼則未會先師意在！」(T48, p. 27, a26-28)《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》卷5：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。……眼裏耳裏絕瀟灑。眼裏也是雪。耳裏也是雪。正住在一色邊。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。亦謂之打成一片。雲門道。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。猶為轉句。不見一色。始是半提。若要全提。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。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。」(T48, p. 179, c26-p. 180, a6)

p. 25 : 6【曹山、紙衣】【曹山】本寂禪師，唐代禪僧，曹洞宗第二祖。克符，為涿州（河北固安）人，以平居喜著紙衣，故世稱之紙衣道者、紙衣和尚。《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》卷1：「道者珍重便化。師示頌曰：覺性圓明無相身。莫將知見妄疎親。念異便於玄體昧。心差不與道為隣。情分萬法沈前境。識鑒多端喪本真。如是句中全曉會。了然無事昔時人。」(T47, p. 537, c11-15)

【不借借】宋代宏智禪師明示學人修行要路之四法：(一)借功明位，以現象界萬物之作用（功），明其本體（位）。(二)借位明功，以萬物之本體（位），明其作用（功）。(三)借借不借借，萬物之本體與作用共忘，一物不存。(四)全超不借借，超越第三之空位，一念不存之自由境界。～《佛光大辭典》

p. 26 : 5【一念】《首楞嚴經》卷6：「迷妄有虛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國土，知覺乃眾生。」(T19, p. 130, a19-21)卷4：「卵唯想生、胎因情有、濕以合感、化以離應，情想合離更相變易，所有受業逐其飛沈，以是因緣眾生相續。」(T19, p. 120, b2-4)《首楞嚴經》卷4：「動靜、合離、恬變、通塞、生滅、暗明，如是十二諸有為相。」(T19, p. 123, b24-26)眼→明暗；耳→動靜；鼻→通塞；舌→恬變；身→合離（違順）；意→生滅。